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下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二下

鄧颺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莫庚反）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厲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

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賜羊一頭酒一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按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内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

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弔臨其喪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

眉攻闔城況戰歿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汲卒吏民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中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寃枉豈危我哉遂鼓檝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懐喜悦怨德美惡莫不自歸

馬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

守閶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迴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

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
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
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
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
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
駕連日止宿臣等誠切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
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

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䟽求入三歲租税以助郡國禀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

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隷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

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録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災異冦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歳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

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有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

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

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令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地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心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

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陽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牖閒密占

察之仍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雄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假之籌策决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

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虞敞上書駁之曰臣等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章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今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

愼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德貢舉之制莫或囬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猒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

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宜試職千
里匡寧方國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
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
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録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
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
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為太尉延熹二
年大將軍梁兾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宫
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

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復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缺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

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作太傅其所登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祕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

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三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於省内詔議郎蔡邕為共頌云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傳良學為

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永平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逼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髙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

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以衆

定閭閻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
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
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
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
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賔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

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相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以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右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禄勲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

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𡨋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犯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

勲䂨秉旨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
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
祖宗崇立鴻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
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
遺陛下陛下宜深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
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
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
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

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

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傅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禄勲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户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之逢以太僕預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非他公

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勲元和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

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常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

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
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
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哀其文朝廷以此
薄散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
光祿勲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外內莫不阿附唯盱與廷
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
事已具梁冀傳彭孫閎字夏甫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
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

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名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絶

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殁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乘葦車到官以

清亮稱及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疾自絶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
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紹甫恥
其門族貴埶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忠
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
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刄皆死於陣謙以得免
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少有志節當舉孝廉以
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

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凡舉覬乃稱損而仕郡焉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衆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肅宗即位時擢酺為侍中虎賁

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甞經親近未悟見
出意不自得乃上疏辭讓詔報不許賜裝三十萬令亟
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彊長
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贓猶不至死盜
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
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
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郡尉功曹青為小吏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

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

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醎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寃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醎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餘人歐傷市丞醎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

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贓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惷不及大體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吕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

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勑賔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逼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千萬酺遂稱疾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勑蕃曰陰陽不和萬民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

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勑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隷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吏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

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吕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禄勲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他相酺病臨危勑其子

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儉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曾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高之後也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

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成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

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
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
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劉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
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按其事棱上疏以
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
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
后求出擊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
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

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
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謟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
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
於憲棱舉奏龍論為城旦棱在朝數薦舉應順吕章周
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
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
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棱發擿姦盜郡中震
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

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棱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後復徵拜司隷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議論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患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

二城令復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鄗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歲餘以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博物多聞長於辭命於是詔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

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遷太僕衛尉六年代

劉寵為司空是時官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

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郭躬字仲孫頴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

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鈇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别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

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皆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

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黄門孫程誅

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刄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頴侯食邑二千戸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於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

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少明習家業兼好儒術有名
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
至司隷校尉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
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
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
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
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
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滅族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

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䘏諱忌每入官舍輒更修繕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洨戶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

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
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
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
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
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
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

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疏言其害帝乃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當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

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茘之
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
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
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歳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
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
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謂

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叅之敬下有奉徵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

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
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唯在公家而已
朝廷罷之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
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
林卒被用而以贓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
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黄門侍郎鮑德素敬寵
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用故久留
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

輔政容貸之德褱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泰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譚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

山相汝南張彬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彬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寛恕帝輙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令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

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共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因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

見稱當時十六年代除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
經書奏議温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
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
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
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
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于是擢拜尚書使
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

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爕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爕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

諫諍慮言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洛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争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常侍

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内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敢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殺傷而州郡長吏莫以為憂且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澄清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其亡其大彰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定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

湧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道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創制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行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

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矣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比者陰陽變動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

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謟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

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使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

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輙策免三公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三公古稱冡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

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欺詆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賔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

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隲寵不從隲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隲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䟽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歴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内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鷰頷虎頭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别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取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耳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

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兠
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兠題所居槃
槖城九十里遂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兠題本非
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兠
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兠題左

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遽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説以兠題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人大悦忠及官屬皆請殺兠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兹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
中國大喪遂攻没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兹姑墨
數遣兵攻疏勒超守槃槖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
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没恐超單危不能自立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區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

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効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奉貢不絶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

奉使絶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外國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致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

自破顧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宗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别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兹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

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䘏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

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内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

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埶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名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奉貢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

即遣使請罷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兹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兹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兹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

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疋馬耆王廣遣其左將北犍支奉牛酒迎超超詰犍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貴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

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縁逃亡遂叱吏士收汎廣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

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嵗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没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

迄懸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户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

昔蘇武留匈奴中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

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輙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髪無黒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逼於歳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逺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

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

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焉使者弔祭賵贈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已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

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超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

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成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棄市超少子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羌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絶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

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告急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盗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

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筞乃命
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邉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
内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諸國備其逋租
髙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懐憤怨思樂事漢其
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為其害故
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
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
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

短於海内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

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邉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邉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必弱則為患微矣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逼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

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埶歸北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䟽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

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闗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人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

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諷歴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降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髠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為憲所誣徴慬除為郎中慬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

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他乾城他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衆胡敗走乗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産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

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遂詔憧留為諸軍援憧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畧吏人憧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憧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復安憧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逼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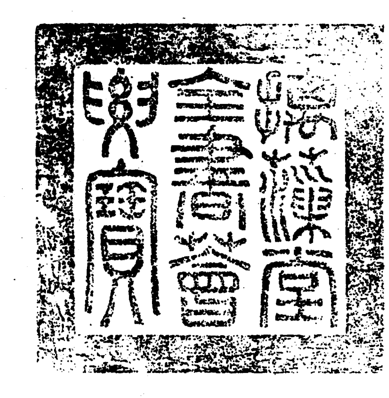
闕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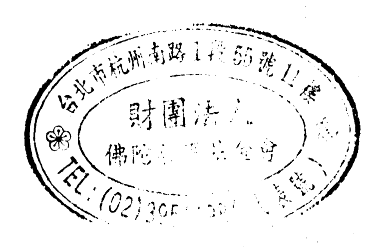
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奮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龎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乃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慬度遼將軍龎雄還為大司農雄巴郡

人有勇略稱為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
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
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
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
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
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
起拜慬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
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

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沒臨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

樊豐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許浴